

■ 被美国《纽约时报》评为著作销售最好的作家之一

■ 先后出版了20多部作品，发行量达1600万册

午夜 玫瑰

MIDNIGHT ROSE

MIDNIGHT
ROSE

Patricia Hagan

[美]帕特丽夏·哈根/著

潘光军/译

外文出版社



MIDNIGHT ROSE

午夜玫瑰

Patricia Hagan

[美]帕特丽夏·哈根/著
潘光军/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午夜玫瑰/(美)哈根(Hagan, P.)著;潘光军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1
ISBN 7-119-02538-4

I.午… II.①哈… ②潘…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73584

外文出版社网址: http://www.flp.com.cn 外文出版社电子信箱: info@flp.com.cn sales@flp.com.cn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1999-2260

MIDNIGHT ROSE is an original publication of Harper Paperbacks,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Copyright© 1991 by Patricia Hagan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00 by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午夜玫瑰

作者 帕特里莎·哈根
译者 潘光军

责任编辑 曾惠杰

封面设计 康笑宇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话 (010)68320579(总编室)

(010)68326644-2510,2529(中文部)

印刷 北京飞达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外文书店

开本 大32开(203×140毫米)

字数 280千字

印数 00001-10000册

印张 11.5

版次 200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装别 平

书号 ISBN 7-119-02538-4/I.624

定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1819年，夏。

美国弗吉尼亚州，维奇马德城。

当阳光隔窗倾泻于他的卧室时，哈林·雅格巴德烦躁不安地移动了一下身子。他从被窝里抬起头，摇晃摇晃脑袋尽量使自己清醒。他已整整睡了一天，夕阳的余辉正把他涂抹得一片昏黄。他这时才想起身边还躺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

哈林的贴身男仆艾伯拉正在拉开窗帘。当他发现哈林醒来时，便恭敬地站在一旁，抱歉地说：“先生，我不想叫醒您。我知道您起床如果有事时，您会叫我的。可是，瑞达先生在楼下焦急地等着您。他非得要我来叫醒您，他说，他和您约好了今晚要去一个地方。”

哈林哼了一声，腾地坐起来，双手插进他那浓黑的头发里急促地搔着痒，显得极不耐烦。凯思·瑞达，从哈林记事起，就是他最好的朋友。二年前，凯思的妻子分娩时死去，孩子也夭折了，留下他一人孤苦伶仃面对生活。他不想一个人出去散心，便请求哈林和他一道去参加一年一度的玫瑰舞会——这是专门为维奇马德城上流社会引见初涉社交界女子而设的舞会。哈林勉强同意了，但心里却不无嘲讽地想，这不是浪费他的时间吗？因为他不需要借此机会找到一个妻子。他的母亲，那个该死的母亲，正在事事关心着他的儿子。

哈林摆摆手示意让艾伯拉离开。“告诉他我一会就下去。给我准备洗澡水，熨好衣服。我还需要一杯浓咖啡和一杯苏格兰烈

性威士忌。”

“是，先生！”艾伯拉答应一声，急忙去办理。

哈林看了看躺在他身边的那个袒胸露乳的女人，她睡得是那么安详平静。她叫科妮莎·波科拉，自从法国回来后，这段时间哈林就是和这个女人厮混在一起，痛饮寻欢。如果他母亲知道他竟敢把一个妓女带回家来过夜，她无疑要对科妮莎一顿臭骂。想到这些，哈林不禁抿嘴一笑。感谢上帝！此时，他母亲正和他的未婚妻艾瑞茗·科妮在欧洲度夏。一想到她们，哈林心里不免有点刺痛。所以，他有一个摆脱他母亲无休无止的唠叨，过一个短暂逍遥日子的机会，真的感谢上帝。

哈林在科妮莎光洁的屁股上狠狠地拍了一下，科妮莎痛得尖叫一声，从梦中惊醒。她那乌黑柔软的秀发散落于面颊，她抬起头来看着哈林，脸上露出梦般微笑，朦胧中她扭动一下身体开始向他依偎过来。可哈林迅即让开她的双臂，拿起晨衣对她说：“今晚我有一个重要的约会。艾伯拉将送你回城。”

“该死的！”她咒骂着。她原以为可以在基斯米山庄和哈林度过一个温馨惬意，令人销魂的周末。在弗吉尼亚州，基斯米山庄被认为是美丽的种植园和饲马场之一。哈林曾答应她，他们一起去骑马，一起去一个与世隔绝的僻静池塘里游泳，去郊外野营。她长这么大，还没有一个男人像他那样对她这么好。“为什么我不能呆在这里，等你回来？”她说，一双纤细的手指从他的后背向下摸去。在她柔情似水地抚摸下，那顿然升起的不可压制的情欲在哈林周身暴涨。“我们还能拥有一个像昨夜那样令人心醉的夜晚。明天，你答应带我一起去骑马的。”

哈林摇了摇头。“我从不向女人许诺任何事情——除非我很高兴。”他眨巴眨巴眼睛说。

“噢，是的。你总是这样。”科妮莎说完便陷入深深地失望之中，她无法使哈林改变主意。哈林·雅格巴德和别的男人不一样，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准予。哈林当时简直气极了。旁观者还没来得及拉走他，他已把那信使狠狠地揍倒在地，揍得他承认，他是丝密的侄儿。事实上，丝密跟她曾唱歌的那个酒吧的老板结了婚。对于他们夫妇来说，这已不是第一次骗取那些多情而又轻易上当的傻瓜的钱财了。

整个航程，哈林喝得烂醉，恍惚不省人事。酒醒后，他决心从此以后不再染指女人，而且离她们远远的。丝密教会了他。哈林离开了巴黎，告别了那曾使他心魄骚动的爱情。后来的哈林每次只是在女人身上发泄以满足性欲，但绝不与其亲密。她们不能给他带来过去的感觉。

从巴黎回到家乡，他把自己锁在密室里，仿佛套上贝壳，以禁锢自己，他母亲暴怒地责难他竟出走那么长时间——将近两年，他母亲说，他需要安顿下来，需要掌管基斯米山庄，经营它，支配它。还需要娶妻养子，以继承显赫的雅格巴德姓氏，哈林可是独子单传。对于母亲的话哈林一点也不关心，而是整天沉溺于酗酒、赌博、女色之中。

哈林从巴黎回来六个月后的一天，他母亲直接了当地告诉他，她为他找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妻子——艾瑞茗·科妮——维奇马德城的一个著名律师的女儿。她出身名门，继承和发扬了她祖先的高贵，据说，她还有皇室血统。

艾瑞茗娇小漂亮，长长而又自然卷起的金发似瀑布飞下，碧蓝的眼睛像矢车菊一般湛蓝。然而，不久，他发现艾瑞茗是个被娇宠坏了的女孩，一旦达不到她的意愿，她便大发雷霆。

她使哈林想到他母亲。

当哈林从浴缸里走出来时，艾伯拉给他递上一块热毛巾。哈林擦干身子，盯着放在床上那件乳白色燕尾服和与之相配的神袍，仿佛在沉思冥想着什么。是的，他应该在他母亲和艾瑞茗面前，找到一个合适的女主人。婚礼就定在圣诞节。如若有激情，充满活力的女人在等着他，并能维持到这

月后,那是太好不过的了。可是,这样的女人哪里去找呀?因为他需要的女人不是那种充满各种欲望的肉体和凶神恶煞的母老虎,而是那种举止高雅,在与她相处时,除得到性欲满足外,还能给他带来更多欢乐的女人。

凯思正在客厅里等着,玩味着杯中的白兰地。看到哈林走下楼梯,他忙起身迎上去。“艾伯拉告诉我,你整天都在睡觉,我真的担心,也许是你不想陪我一起去了。”

“不,”哈林急速而又肯定地说,精神愉快地从仆人手中接过一杯白兰地。“我真的希望你能从那些只会咯咯傻笑,初涉社交界的女孩中找到一个满意的妻子。”

“有时我很走运。我就是在玫瑰舞会上认识拉宁娜的,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的,她是一个难得的女人,一个不易发现的罕世珍宝。相信我,我真心地希望你能再次走运。”“谢谢,你知道,自拉宁娜死后,这可是我第一次在这样盛大场面上露面。”

“凯思,勇敢地面对生活。”哈林意味深长地说,也好像在鼓励自己。

凯思竭力让自己的心情轻松下来,“你可以喝着香槟酒,尽情地轻松,尽情的欢乐,不像我们这些胆怯而又紧张的可怜虫,你可是已找到自己的新娘了。”

“那是我母亲找的。可不是我找的。”

凯思点点头,从法国回来后,使哈林改变了一切。他曾经是一个豁达开朗、精神振奋的青年,现在,他变得几乎有点颓废、玩世不恭。“艾瑞茗也许不是你的选择,可这又有什么不同呢?有一天你马车在我面前一晃而过,我瞥见车内坐着一个女人,是那么具有魅力。”他说着咧嘴一笑。“但是,你最好学会谨慎,绝对不能带她

杯中剩下的白兰地,尽力使自己变得和蔼可亲。“不

要因为担心我的爱情生活而浪费时间,否则,你会错过很多机会去追求你的意中人,我们走吧?”

凯思点点头,“在你看来这是件丢人的事,而且又浪费你的时间。说不定这次舞会是你未来的妻子举办的。”

哈林假装在认真听他讲话。“嘿,这是个不坏的主意。你认为我未来的妻子会在那里吗?”

他俩相视而笑,然后朝着凯思早准备好的马车走去。

莱蒂正在梳妆入时的发型,看着镜中莱蒂那忧郁的神情,艾丽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莱蒂变得这般沮丧。当她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她们就在一起玩耍,直到她的继父发现了这件事,并警告艾丽,白人的孩子不该和黑人的孩子在一起。虽然这样,她俩还是想方设法在一起嬉戏并分享彼此的秘密。后来,艾丽到了亚特兰大,将近五年后才回来。回来后,她发现一切都变了。莱蒂变得异常陌生、安静、冷漠,好像她们未曾在一起度过那段美好时光。

艾丽平静一下自己的情绪,竭力使自己心平气和,她用赞美的口吻说:“妈妈说得对,你真有一套梳理发髻的诀窍。莱蒂,它看上去美极了。”她这样说是想唤起莱蒂对过去友谊的回忆。艾丽的脸上露出一缕极其温柔的微笑,“现在,你已长大,变得这么斯文聪明。谁能想到,那时我们竟玩出那些男孩都不玩的游戏?”

莱蒂转过身来,看着映在梳妆台上巨大椭圆形镜子里的艾丽。她不想谈论过去。于是,她把话题叉开,“你将是玫瑰舞会上最为美丽的姑娘。这是你妈妈的苦心。”

艾丽做了鬼脸说:“我不关心这个,我真的不想参加。”

“你不该这样说,”莱蒂用一种大人的口吻说。“你妈妈找³维奇马德城最为著名的服装设计师,为你特意订做了这套夜礼服。礼服用精致的黑珍珠编织成网状,不知道^严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精美的礼服,也没看到别人有。

每个人的眼睛都会转向你。”

“噢，我相信这点，”艾丽凄楚地说，“但不只是我的礼服。他们也许为我敢步入一个未被邀请的舞会而震惊。这一切都是荒谬可笑的，如果有地方可逃，我一定溜走。”

“你不该这么想，艾丽小姐。也许你今晚能碰到你未来的丈夫，而且……”

“不要叫我艾丽小姐！”艾丽叫喊道，她不能再使自己保持镇静了，语气里充满着哀求，“噢，莱蒂，你怎么啦？你跟以前一点也不一样。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可以说是知心朋友，自从我回来后，我就发现你与以前一点不一样。你知道你不必跟我这样拘泥于形式。”

“人人都在变化，”莱蒂低声咕哝着，尽量想让自己集中精力把发髻做好，可她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她希望艾丽能继续留在亚特兰大，可她不敢这样说。“老爷要知道我不叫你艾丽小姐，他会用鞭子抽打我的。”

“我在你身边，他决不会！我最好不要再听到什么鞭打、臭骂这类的词了。亲爱的上帝，我痛恨奴隶制，它是万恶之源……”

“这不管你的事，我亲爱的。”安依·泰米妮粗粗的嗓门伴着她像一阵风似地飘进梳妆房。她没有女儿艾丽那般高，却比女儿纤细苗条，穿一身橙黄色丝绸夜礼服。莱蒂正在把那些由白色、淡蓝色精美珍珠镶边的饰带交织于她那高耸的发髻上。“美极了！真的美极了！”安依放下手中的碗赞誉地说，“莱蒂，你就像珠宝一样光彩照人。你竟是这样一个天才。但是，现在，你得离开一下。让我来收拾收拾。你知道我们母女俩还要聊一聊。”她说着脸上露出微笑。

等点头应诺，恭敬地向她的女主人行完屈膝礼后，急忙退下。先生要求他所有的仆人都得这样做。

剩下艾丽母女俩时，安依严厉地警告她女儿，“你

不应该在仆人面前说那些事情。如果让你继父听到了,谁知将会怎样?”想到可怕的后果,安依不禁一阵颤栗。“有教养的女人,是不会和别人谈论这样的事。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其实你比我更痛恨奴隶制,”艾丽辛辣地反驳她母亲。“你不称他们为奴隶,像现在这样,你称他们为仆人、佣人。你像我一样嫌恶奴隶制,可是你不敢承认。”

安依很不自在地逆转话题。“好,好,但是,有些事情不管你喜不喜欢,你不得不接受。现在……”她指着她拿来的一大碗液体说,“这是新鲜的,今天下午我才调好。”

艾丽知道那是什么。从她记事起,她母亲就坚持要她用这种液体擦洗皮肤。这种溶液是由柠檬汁、未成熟的葡萄汁、欧芹还有辣根水调制而成的。她母亲说为了有白皙、光洁柔软的肌肤就得使用它。

“等你擦洗完后,我来帮你穿夜礼服。它是那么美丽,不是吗?”安依说着望着放在吊帐里的那件缀满玫瑰花图案的礼服。“现在,让我们来决定你该穿什么胸衣?切妮丝太太说现在大多数女士根本都不穿胸衣,但我觉得不穿胸衣太裸露了。我忘了问她,你应该穿什么样的最好……”

“妈妈,你别瞎操心了,”艾丽突然打断她母亲的话,向她冲过来,恳求地说,“我们简直像着了魔似的,可你要知道,这场舞会没邀请我,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里查威从没被维奇马德城上流社会所接受,我们也没有。这不是他有多少钱的问题,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怎样得到那笔钱的——靠蒙骗、靠欺诈。”

“不!艾丽。”安依说着一屁股坐进她身边的椅子上,女儿的话气得她全身发抖,战栗的双腿已支撑不住了。梳妆房里只有她们母女俩,安依还是侧过身子,靠近女儿,低声地说,“你绝对不能这样说,艾丽。让他听到了,那该怎么办?他要听到你这样³²⁴有多伤心。我知道,他不是个优秀的男人,而且,严

很远。但是，他是我丈夫，是你的继父，你应该竭力和他相处，显得尊敬一些。”

艾丽的心几乎都要跳出来了，她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憎恨与不满。“我不能容忍他。我希望我能继续留在亚特兰大，因为我不想隐瞒我对他的感觉。对不起，妈妈。”

安依的嘴唇不住地颤抖着，她强忍着眼泪。在去赴约前，她们需要喝一杯葡萄酒来稳定稳定自己的情绪。里查威不去参加舞会，真的谢天谢地。他说他因为生意不得不离开几天，但他很想看到她们穿着华丽服装时的样子。安依不想让他知道她刚哭过。

安依轻轻碰了碰艾丽，乞求的声音都颤抖了。“我想你该极力和他好好相处，就算是为我。你该回家来，因为这才是你的家。你也该找个丈夫结婚。你不能跟你姑姑就这样永远生活下去，我不想你在那遥远的地方找个男人结婚、安居。”

安依深深地叹了口气，停了停，接着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决意离开这里。我知道你和里查威相处不到一起，但我做梦也想不到事情会变得这样糟糕，你竟然想离开我。”

艾丽不想告诉她母亲事情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糟糕。每当想起往事，憎恶之火就像磐石一样压得她喘不过气来。那时，她才12岁，她的继父——那个邪恶的魔鬼就想试图对她图谋不轨。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她母亲，对于她去亚特兰大的理由，她只能用别的话搪塞过去，“我不堪忍受他那样对待仆人，动辄便大声怒吼、责骂。”艾丽说着沮丧地摇摇头。她多么希望事情不是这样的。

安依不顾一切地反驳。“你一定要记住，你爸爸死后不久，如果不是里查威向我求婚，我们可能和你姑姑沙妮娜一样贫穷。不会有一个出身名门、富有殷实家庭的男人向我求爱，因为我出身卑贱。”

艾丽用鼻子轻轻地哼了一声，蔑视地说：“所以你和一个声名显赫的男人结婚，只因为他很有钱。”

“艾丽，请你……”安依喉咙哽咽了，眼睛一阵发酸，泪水禁不住涌出眼睑。“我没有别的选择。我不得不考虑你，我不想让你和我一样在贫穷生活中成长。我那时也很漂亮，这是里查威娶我的原因。我答应了他的求婚。现在，你看我拥有的……”安依说着，抬起胳膊指着周围华丽的摆设。“他不像你说的那样坏，艾丽，”她急促地说，“只是在他酗酒时，才是一个粗暴的魔鬼。”

“在我看来，他始终是个魔鬼。”

安依不想再提及这些痛苦的事实，只得继续乞求女儿，“我只请求你竭力和他相处，也许今晚我们能找到一个令你满意的男人，然后赶快结婚，离开这个家。”

“但我不想为你凑合地找一个。今晚你将在弗吉尼亚州最杰出的单身汉前面露面。我想你不必为我们未被邀请而担忧。我们行为举止要做得自然，就像我们被邀请一样。因为，我们应该享有这份尊贵，没有人会说什么。在这种盛大场合下，也没人敢当众喧哗。那么现在……”安依强作笑脸起身，“你去洗个澡，然后，让莱蒂帮你穿夜礼服，我在客厅等你。”

更衣室里只剩下艾丽一人，她看到穿衣镜里她那忿懑、抗争的神情，一点也不感到惊愕，她不想把自己装扮起来，在那些花花公子面前拍卖。她绝不会只为金钱和社会地位而结婚。在亚特兰大上学时，她学习就很刻苦，她总认为自己拥有超越一般女人的才智。她追求的东西很多，而决不是像其他女人那样屈从她不爱的男人，和他结婚，帮他生孩子，整天织布，做针线活来打发那枯燥乏味的时间。为什么她不能找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其实，有许多事可做。为什么她要依附那些不成文的世俗，说什么女人必须依靠一个能照料她的男人。好像她是一个必须依赖别人才能生存的傻子？如果她想找个丈夫，不必担心找不到；她从不为她长相担心，她身高高达1.75米，这副身材与那些体态秀丽、小巧玲珑的女孩形成鲜明的对比。她去参加玫瑰舞会，绝不

何男人。

带着这个坚定的信念，艾丽洗完澡，梳理好发髻，像往常一样，用那种奇怪的液体擦完皮肤后，莱蒂帮她穿上夜礼服。莱蒂惊奇地发现艾丽的腰肢是那么纤细、可胸部又是那么丰满，这太令人嫉妒了！

“你不必束腹，也不必穿那种环状断面的紧身胸衣。我说你拥有一副女人为之渴望，男人为之动情的身材。”莱蒂说着唇边露出夸张的微笑。这才像过去的莱蒂，艾丽想。

艾丽转身到镜前。那件罩在她夜礼服外面的宽松坎肩上缀满了精致昂贵的珍珠，白的、淡蓝的色彩使坎肩显得那么柔软。从她那似瀑布飞下的秀发到纤纤细腰，从她粉红色的面颊到深红色玫瑰花图案的礼服，一切都显得那么典雅高贵。她的礼服袖口高高耸起的柔软薄绸上也相间着珍珠宝石，显得那么华贵。

如果是在其他的场合，艾丽会为这优美的服饰、雅致的装扮激动不已。然而，今天她要穿这身衣服去参加玫瑰舞会，她感到这是对女人最大侮辱。“你知道吗，莱蒂？”艾丽压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大声说，“今晚的舞会对我们女人来说，与奴隶示众拍卖唯一的区别就是更伪善些。”

这时，莱蒂已匆匆跑离房间，她不想卷入这些敏感的话题。

当艾丽走进客厅，她的母亲惊讶地叫喊道：“我的上帝，孩子，你太漂亮了！”她说着连忙放下手中的葡萄酒，快步穿过客厅，温柔地拥抱着女儿，眼睛里闪着惊喜的光芒。“我为你感到骄傲。”

里查威·泰米妮的眼睛沉迷于他养女艾丽那动人心魄的姿色中，他不敢呆下去了，以免被她即刻唤起的性欲压倒。他举起手中的酒杯，祝酒词般地赞美道：“你是我曾看到的弗吉尼亚州最具魅力的姑娘。”

艾丽有理由睬她继父的赞誉，但艾丽能感觉到从客厅那面传来的眼神，她不知道为什么她母亲竟然没感觉到。

谢天谢地，她没发觉，艾丽想。这个男人是一个品性卑劣、丧尽天良的恶棍。她简直不堪忍受与他站在同一个房间里。

“我想最好我们现在就走，”艾丽谢绝了男管家鲁斯科递过来的饮料，抬腿就走。里查威粗着嗓子，沙哑地说：“你该喝点葡萄酒。这是你步入上流社会必须学会的一个重要手段。”他不想艾丽立刻离开，他想尽可能长地享用她那动人心魂而又唤人性欲的姿色。

艾丽不予理睬地扬起下巴转身向门口走去。“我不想迟到，我在马车里等你们。”

艾丽匆匆地跑了出去，安依心有余悸似地转向里查威，抱歉地说：“对不起，我知道你想和我们多呆一会。可我不清楚这些日子她怎么了。”

“你的姑姑宠坏了她，使她变得专横无理。她需要尝尝鞭打的滋味，她就会像奴隶那样认清自己的身份。”里查威愤怒得一仰脖子灌下杯中所有的葡萄酒。

安依低声下气地说：“对不起，里查威。我会告诉她，让她知道她曾伤害了你的感情。”说着便匆忙跑出房间，去追艾丽。她害怕里查威会大发脾气，然后，不让她们去参加玫瑰舞会。

第二章

马车沿着那条迂回曲折的公路缓缓前行。这条弯弯曲曲的小道上簇拥着许多体格健壮的骏马和装扮得十分精致的车辆。此时的天空还没有降下最后帷幕,但在那似苍穹般覆掩的栎树下,松峰庄园早已被准备好的舞会灯火照得通明。五颜六色的彩灯,在夕阳那微弱的余辉里,显得扑朔迷离。松峰庄园那柔软似天鹅绒般的茵茵草坪与浓艳施黛的少女相映成辉,轻淡优美得似一幅飘渺缤纷的水粉画。

松峰庄园的官邸宏伟而豪华。沿着宽大的大理石石梯拾级而上的是敞阔的平台。洁白的大理石房柱支撑起高悬似双燕飞翼般的屋顶,屋顶下暗掩着两道走廊和二楼阳台。

马车在石级前停下时,艾丽显得有些紧张。她看到平台上站着泰勒·马林和他的妻子奥波,他们正在接待那些前来赴宴的宾客。奥波是这一年的妇女主席。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决定在松峰庄园举办这场舞会以示庆祝。站在他俩旁边,穿一身镶荷叶边白色夜礼服的姑娘,是他们的女儿卡露丝。五年来,艾丽从未见过她,她不知道她是否还是那么傲慢自负、目中无人。艾丽有点紧张地问她母亲:“我们是否可以不从前门进。”

“不。当然从前门进。”安依笑得有些勉强,因为,她和艾丽一样也显得有些紧张而犹豫不决,但她没有表露出来。“你在想什么?让我们偷偷摸摸地从后门进去?”

处于这种尴尬境地的艾丽仿佛受到极大侮辱。“但是,他们将知道我们未被邀请,他们也许不让我们进去。我想我们进还是退,